

南通民间土布艺术的历史与文化内涵

任敏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艺术与电子信息学院,江苏 南通 226011)

摘要:运用文献查阅、田野调查等方法,综合归纳、深入研究南通土布艺术的历史沿革,探究其历史脉络,梳理南通土布与江南土布的传承关系,分析南通土布的历史贡献与文化内涵。通过发掘、记录、整理其历史与辉煌,保护、研究、进而传承这份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关键词:南通民间土布;历史;文化内涵;传承

中图分类号:J 5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1928(2016)02-0238-07

Study on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Nantong Homespun Art

REN Min

(School of Art and Electronic Information, Jiangsu Vocational College of Business, Nantong 226011, China)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the author conducts a comprehensive and in-depth study on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Nantong homespun art, its inheritance relationship with the homespun in the southern reg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and its historical contributions as well as cultural connotations. By exploring, recording and collating the history of Nantong homespun, the author hopes to promote preservation and researches so as to inherit this preciou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Key words: Nantong homespun, history, cultural connotation, inheritance

南通是中国四大“土布之乡”之一,是我国著名的蓝染之乡、棉产之乡、土布之乡。数百年来,当地棉乡男耕女织,“家家习为恒业”,史有“木棉花布之产甲诸郡”^[1]。南通民间土布以当地天然原棉为基础材料,以手纺手织为其产品主要特征,纺纱、摇筒、染色、牵经、络纬、穿综、嵌筘及投梭织造等工序都保留较原始的方法。传统的南通土布大致可分为两类:即白坯布和花式土布。白坯布数量最多,占土布生产总量的70%以上,年销量最高达1 700万匹,在我国近代棉纺织业上占有重要地位。花式土布又分青花布(青布与蓝印花布)和色织土布,花式土布是南通土布中的精华,代表了南通土布染织工艺的最高水平。南通色织土布经过数百年的传承与创新,在不断吸收外来技艺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民间流传的南通色织土布品种多达6大类数百余种。典型土布纹样有蚂蚁、柳条、桂花、金银丝格、芦纹系列,以及双喜、绣球、竹节、

枣核、葡萄等提花锦毯类经典纹样。南通土布成为“我国当今土布存世数量最多、保留品种最丰富、反映织造技艺最全面的传统棉纺织染织工艺的杰出代表,是中国民间染织工艺的历史活标本”^[2]。南通色织土布技艺2010年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南通民间土布艺术的历史沿革

1.1 南通民间土布技艺的历史源头——松江土布技艺

中国的棉纺织生产勃兴于宋元间。元代杰出的棉纺织改革家黄道婆,借鉴黎族人民的棉纺织经验和几十年自身实践,将海南棉纺织技艺传回故乡松江乌泥泾,推动了手工棉纺织技术在江南地区的迅速传播。明清两代,江南手工纺织技术进入全盛时期,形成以松江为代表的全国著名棉纺织工艺中心。

地处长江三角洲中下游北岸的古通州与棉纺织之乡松江府隔江相望,受其影响最先传入了棉花耕植技术。这里滨江濒海,气候湿润,土质疏松肥沃,略带潮盐,尤宜棉花种植栽培,自明代起就成为我国著名的棉产区。

宋元之际,苏北崇(明)海(门)沿海地区早为江南人所开垦;明清之交,又逐渐播迁通州境内;此后海岸的迅速外移、大片江海新生滩地涨出,致使更

多江南移民涌入。南通沿海棉乡居住着数以百万计的海门人,他们都是江南移民后裔,最早开辟了崇海地区的耕织生产。由于旷土生财,人口日繁,清乾隆间划通州、崇明两地分别建海门厅,辖管崇明、海门,隶属直隶府,崇海移民正式归籍通州(见图 1)。数百年来,他们操吴语、守苏南习俗,僻地而居,自成一族,同时亦传承了江南耕织技艺的精华,并延续从松江土布到南通土布的生命传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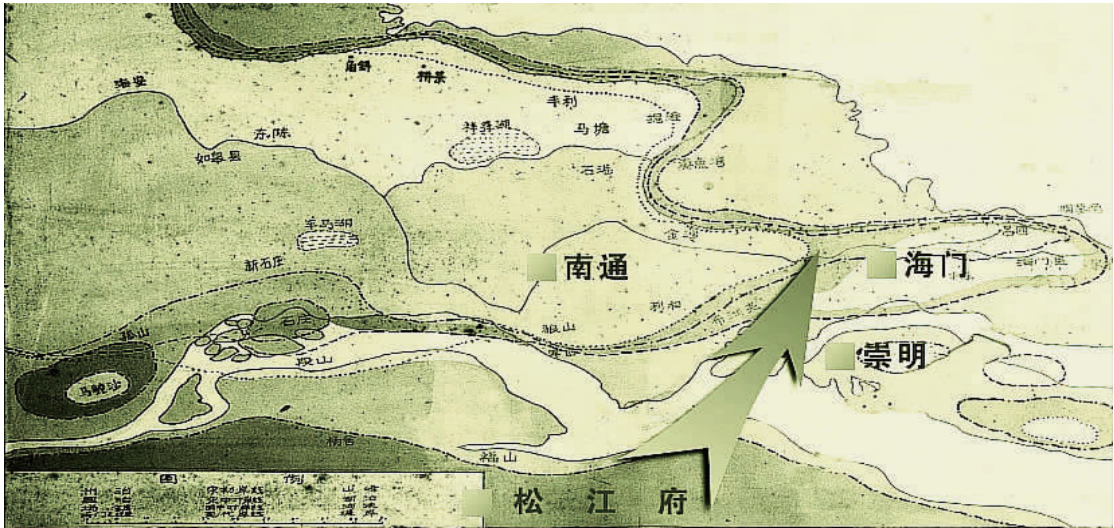


图 1 植棉传入南通的路线

Fig. 1 Roadmap of the introduction of plant cotton to Nantong

明清之际,南通地区的棉纺织技术已紧随苏南,得到广泛传播。南通现存最早的志书——明嘉靖《通州志》卷一“物产”载:“货之属八:盐、帨、苧布、剪刀、蓝靛、麻、木棉花、鳔胶”。^[3]可见到 16 世纪初,种植麻、棉原料和生产帨(佩巾)、苧布的纺织业已成为南通地区的重要经济活动。清乾隆《直隶通州志·习俗》上记载了海门移民的迁徙与纺织活动:“海门兴仁镇值迁播转徙之余,尚能自食其力。家有机杼,户多篝火,一手所制,若布、若巾帨,足活三口,三手事事,则八口无虞”^[4]。由此可见,至明清之交,与松江土布中心一江之隔的崇(明)海(门)棉乡,已成为江苏中北部发展最早的土布之乡。

1.2 海门人传承了黄道婆“番布”技艺真谛

松江府乌泥泾镇(今上海徐汇区东湾村)人黄道婆,少年流落海南崖州(今三亚市)。她在海南居住了 30 多年,虚心向黎族人民学习纺织,掌握了全套先进的黎锦织造技艺。元代元贞年间(约公元 1295 年),年过半百的黄道婆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黄道婆不仅向人们传授“做造捍弹纺织之具”,还提炼出一套先进的“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的多蹑多综提花织造技术,创造出当时名闻天下的乌泥泾被,又称为“番布”,成为松江特色商品,赢得“被更

乌泾名天下”的美誉^[5]。然而,黄道婆所创设的精湛的多蹑多综“番布”织造技艺只传到她逝后的明代中叶便已消失。史书记载,至明成化年间,番布名噪一时,成为禁宫热捧之物。民间织手受宦府之命,专为皇室织造番布,织出“赭黄、大红、真紫等色,龙凤、斗牛(星宿名)、麒麟等纹”^[6]。这些名贵棉织品成为地方官府进奉朝廷的贡品,其造价之昂,据称“此布一匹文绮十匹价也”。甚至有工匠与负责织造的胥吏营私舞弊,致使番布一匹的造价至白金百两者。如此奢靡之风蔓延,就连受此贡奉的明宪宗也因之“终身不一用”。新登基继位的孝宗深知其弊,遂于即位的弘治元年“首罢之”^[6]。从此番布生产一落千丈。明嘉靖年间,乌泥镇为倭寇所毁,番布作为松江棉纺织肇兴之初的当家品种,在明中叶以后的地方文献中越趋简略,乃至完全消失。

近年来,笔者曾多次深入海门人聚居地的启海棉乡进行田野考察。从乡村织手提供的家藏土布精品中发现,黄道婆时代所创设的染织技艺,确实南通启海棉乡留下了深厚的印记。如在海门福良村织手苏锦芳家,年近古稀的苏锦芳婆婆展示了她年轻时采用 8 蹑 8 综提花织机亲手织制的“皮球花”、“葡萄纹”等一匹匹提花床单土布(见图 2)。



(a)海门织妇苏锦芳织造皮球花土布



(b)皮球花纹样

图 2 海门织妇苏锦芳织造皮球花土布

Fig. 2 Pattern of ball

在启东巴掌镇一村民家中收藏有一条用 12 蹑 12 综小木机提织的汉字花纹床单,床单上以五色纱线双面提花织就 100 个汉字,村民俗称“百子(字)被”,堪称南通色织土布中的珍品(见图 3)。笔者进一步专访织艺高手苏锦芳。苏锦芳的先祖来自崇明,长期定居于著名纺织之乡万年镇廷奎村。这里是康熙年间从崇明迁来的“海门田祖”陈朝玉北上拓植发展耕织的首垦之地。苏母掌握一手祖传的“一囊棉花做到头”的纺织绝活。苏锦芳从小耳闻目睹深受熏陶,12 岁辍学跟随母亲学习纺织技艺。母亲以口授身传教会了她经布、穿综、嵌扣等一道道工序,以及织造格子布、芦菲花布等一整套手工色织土布技艺;14 岁又传授她祖传绝技——“四页综布”(4 蹑 4 综提花技艺)。在她风华正茂的年代,按照海门人习俗女儿要给自己备嫁妆。她与同乡织布能手一道继承和创新工艺,织造出双喜布、彩条布、回纹布、水浪布、枣核布、砖头纹等土布提花新纹样。苏锦芳至今珍藏着一本翻得褪色的《毛泽东选集》,内夹一叠叠纸片,纸片上写着:果子,13, 23, 24……;白 18、菜绿 9、青年 120、红 6……等数字,这些世人无法读懂的天书却是她的“工艺秘诀”,记录了 4 页综、6 页综、8 页综等不同土布提花花纹的“踏脚谱”。如今年近古稀 64 岁苏锦芳已成为当地有名的土布织艺高手、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作者还拜访到海门籍工艺美术家陈

佐先生,据他早年的追踪调查,启东市大同村顾氏地主家中祖传一幅清咸丰年间的织有一百个不同寿字的土布寿幛,据称这一土布寿幛运用 16 蹑 16 综木机提花技艺织造,可惜原件已毁于文革浩劫。这一调查向人们提供了海门多蹑多综木机提花技艺历史延续的可靠信息;至少在 150 年前的海门乡村,按照传统乡俗,家庭长者寿诞用于表达贺礼的高档物品,是延续至今未曾改变的代表海门人纺织技艺精华的精美土布制品。通过深入启海棉乡的广泛田野调查得以证实,12 蹑 12 综提花技艺,团窠纹、葡萄纹、百字被……这些曾在宋元后名噪天下的精湛棉纺织技艺与著名纹样,皆以种种原因失传而被历代地方史料宣称天下遂绝。启海地区地默默流传了数百年之久的多蹑多综土布提花织造技术,以及与之相印证的大量古老织物纹样,象一部无字的史书,记载了海门人传承黄道婆“番布”技艺真谛的纺织传奇史。



(a)馆藏织机



(b)启东村民家藏土布“百字纹”被单

图 3 提花百字纹

Fig. 3 Pattern of hundred words

2 近代南通民间土布艺术的文化内涵

2.1 南通民间土布艺术是我国耕织文化的完整标本

据史料记载,以松江为中心的江南土布到 19 世纪中叶谢幕。导致这一变局的历史原因,除了两次鸦片战争与外资入侵的摧残外,首推太平天国战乱给江南经济造成的毁灭性打击,继而洋纱洋布的排挤与大工业的致命打击又彻底摧毁了江南残存的

手纺手织生产,有着五百年盛况的江南土布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一历史与文化断脉,却由南通土布在苏北大地上薪火相传,发扬光大。

战乱给江南带来破坏的同时,却为南通土布业历史性崛起迎来千载难逢的机遇。此时,僻处江北的南通,独僻战场之外而安然无恙。巨大的市场需求促使南通土布交易旺盛,土布生产随之趋热。1895年,海门农家出身的清末状元张謇先生在家乡创设大生纱厂。纱厂开工后,张謇为大生创立了一条弃布就纱的“土产土销”经营方针,推动了南通地区土布经济的空前繁荣。土布业兴旺促使大生自身不断增资添锭、扩展新厂。为了“兴垦植棉,以厚纱厂自助之力”,张謇又倡导声势壮大的黄海滩涂垦植事业。海门、启东、崇明、南通约20余万棉农北

上拓垦、承田植棉,开辟苏北沿海棉产。自通州范公堤外之海滨至阜宁县境,南北延绵300 km的沿海荒滩上,先后兴起40多家棉垦公司^[7]。南农北移,带去了南方先进的耕织技术,促使纺织技术在苏北地区传播、交流、融洽,推动了南通土布经济的空前繁荣。最盛时南通形成以县城为中心的包括兴仁、白蒲、平潮、金沙、西亭五大专业土布生产基地(见图4);以及关庄、县庄、京庄、杭庄和灰坯帮五大土布销售体系;通地土布行庄500余家,花行300余家^[8];农村专业土布织户十余万户,从业人员超百万;北销东三省的关庄大布年产达800万匹,土布年总产2 000万匹^[9]。南通最终取代江南,一跃而成近代中国著名的土布之乡,成为历史上继松江之后我国传统土布织造工艺的复兴之地和集大成者。



图4 棉农拣棉场景

Fig.4 Scene of cotton picking

20世纪初叶,国外先进的手拉(打梭)织机与铁轮织机传入我国,对沿袭了近800年的中国古老手投梭织造技术造成毁灭性打击。南通地区引进手拉织机与铁轮织机比外界整整晚了二、三十年,并始终未能普及广大沿海地区织户。南通民间土布工艺自始至终保留着一整套较原始的方法,并且一直以手投木机的传统织造艺术延续到建国后的七、八十年代。进入20世纪80年代,民间土布织造基本歇业。只在个别乡村由于家庭自用和外贸需要而少量生产。工艺土布中的蓝印花布生产一直延续至今未曾辍息。

南通土布伴随着江海儿女走过了700多个春秋。它上承500年江南手工棉纺织之盛况,下启近代民族纺织工业之先河,奠定了南通纺织的历史辉煌。无论作为古老农耕文明硕果的传统棉纺织生产,还是作为我国棉纺织技艺国家级非遗项目宝贵遗存,南通土布堪称我国800年棉纺织农耕文化唯一保存完整、流传有序而又宗脉未断延续至今的杰

出代表和完整标本。

2.2 南通民间土布艺术是江海文化的符号之一

南通地处江海之交,优越的地理、自然条件,使南通成为南北经济、文化交流之地。历史上,通海滨海沙地几度沉陆,人口迁徙频繁,外来移民在此杂居,多元文化交融,形成独具江海文化特色的地域文化风情。民间剪纸、木刻门画、纺织刺绣、蓝印花布……门类众多的各方民间工艺在通海平原安家扎根、包融会通。在漫长的纺织农耕社会里,江海纺织人以淳朴的民风和高超的技艺,孕育和造就了明清两代全国著名的棉产之乡、蓝染之乡、土布之乡,同时催生出具有地域特征和个性魅力的民间土布技艺。

南通土布的历史源头,最早可追溯到距今5 000年前江淮东部原始文化——海安青墩文化。海安青墩新石器时代遗址重大考古挖掘证明,五六千年前东南黄海之滨的海安地区已有古人类聚居。从遗址挖掘的出土花粉中,发现有些麻属的荨麻科花

粉,同时还发掘到数十枚陶制纺轮。根据出土陶纺轮的形制与表面刻画纹饰特征,可以断定已处于纺坠纺纱技术的成熟时期^[10]。由此可见,远在5 000年前的新石器晚期,栖息在江淮东部海滨的海安古青墩人就已广泛、熟练地掌握了采集、劈绩麻葛植物纤维并运用纺坠纺线的技术,开始了南通地区早期的纺织活动。

明清两代,江海平原以棉产著称于世。当地培育的青茎鸡脚棉为早期大陆棉中最良品种,所产丰富,驰誉全国。南通沿续了600多年的农村家庭手工棉纺织生产,孕育出名扬全国的“土布之乡”,史有“木棉衣布之乡甲诸郡”的佳誉。明代顾能墓出土的布艺和土布证实了通州棉产在明代就已兴盛(见图5)。数百年来,历代江海儿女用手工创造的土布经济奠定了地方经济与市场的繁荣。正是在南通地区发达的乡村土布业的基础上,催生了南通近代机器纺织工业时代的崛起。张謇大生纱厂与乡村土布业的完美结合,又垒筑起南通:“中国近代第一城”的高度。这就是南通历史文化的特质,同时构成了南通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城市文化特色。



图5 明代顾能墓挖掘出土的土布衣

Fig.5 Homespun clothing unearthed from Gu Neng's tomb of ming dynasty

南通土布是开创江海文化的历代祖先留给后世的一份民族经典工艺瑰宝。土布文化与当地民俗构成了一部南通地方生产和生活风俗史。南通乡民的日常衣食住行和风俗习惯许多都与纺织紧密相关。集市、庙会既是土布交易市场,又是农民相互学习交流纺织技艺的盛会。四乡民众身着各式土布衣衫赶集聚会,犹如一场土布服饰工艺秀,激发出民间织手对土布纹样不断地复制和创新。农村中“看新娘”、“观嫁妆”的古老民风既是对新娘纺织技艺的一次检阅,又是民间家纺工艺展示交流

的精品荟萃^[11]。正是这些淳朴浓厚的民风民俗孕育了南通土布永不衰竭的渊源,也成为哺育南通家纺事业的一方沃土。改革开放之初,敏感的江海人最早捕捉到家纺产品的市场化气息,他们走南闯北开辟新途,催生出海门叠石桥家纺市场。如今,南通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家纺产品基地和国际化家纺市场重镇。

南通是一座纺织历史文化名城。从5 000年前海安青墩遗址出土的纺轮、骨梭,到明清两代蜚声全国的棉产之乡、蓝染之乡、土布之乡,再到近代民族纺织工业的率先崛起,以及当代“南通家纺”在全国所处龙头地位,见证了南通纺织业的成就与辉煌。南通土布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南通地方经济发展史、生产科技进步史和民俗文化演绎史。

3 南通土布艺术的文化意义

3.1 南通土布艺术的文化符号存在

传统手工棉纺织工艺不是孤立存在的。作为一种无形文化产品,其最大的特点在于未脱离民族历史和特定的社会环境。有着500年盛况的江苏苏南地区的手工棉织生产,早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被近代棉纺织工业的崛起、工业社会的繁荣以及城市化的迅猛扩张所摧毁,并且不可逆转地走向没落。目前各地博物馆、非遗馆内的传统纺织机具演示、传世土布面料陈列,只能唤起人们对江南土布历史辉煌的追忆和感叹。

与苏南地区耕织历史形成鲜明对比,南通近海沿江的广大农村,明清两代就已是著名的棉产之乡、纺织之乡,至今仍是全国重要棉产基地。通海地区的农村家庭纺织生产一直延续至今,以至改革开放后形成全国最大家纺中心。当地海门人居住区的手工棉纺织技艺已传承了700年历史,如今年过半百的启海农妇几乎个个都是棉纺织技艺高手。由于历史原因,建国后土纺车、土织机等传统纺织工具绝大多数遭到摧残。但对土布有着深厚感情的织户,依然保存了部分手工纺织机具。具有浓郁乡土风情的通海土布,至今未被人们所遗忘或淘汰。启海棉农为备家庭所需仍在农闲之余架机织造少量土布。如传统“尺一五”土布的生产加工,在蓝印花布生产中一直沿用至今。

3.2 南通土布艺术的文化遗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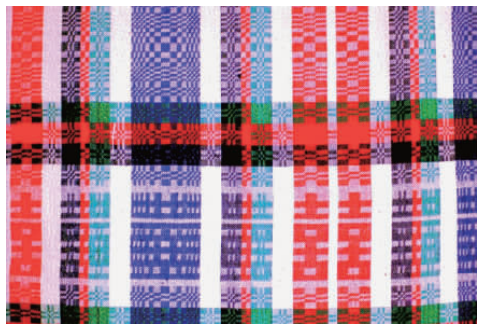
1985年,我国第一座纺织专业博物馆“南通纺织博物馆”建成开馆。该馆通过一组别具苏北沿海风情的乡村农居和耕织场景露天复原陈列,直观地再现了近代著名土布之乡家家纺纱、户户织布的历史。

史风貌,让参观者亲睹到从植棉到纺、经、织、染一整套农家耕织的演示活动。在此基础上,博物馆与当地工艺厂家合作,利用该馆露天陈列场所,聘请当地民间纺织艺人驻馆进行手工土布的外贸加工生产。这样既保护抢救了地方传统土布工艺,激活了复原区的演示线,又实现了保护与开发利用有机的结合。

南通色织土布工艺的生产性保护尝试,早在国家确立三级申报制度前的2003年,已由南通纺织博物馆的研究人员与日本白方兴业株式会社及日本伊织工艺有限会社(日本“伊杼絣”无形文化财)有过长达4年的土布生产合作实践,共组织生产色织土布50多个品种,总计2万余米面料,由此搜寻、发现并组织传承活动的手工纺织染民间艺人多达百余人(纺纱近百人,靛染2人,植物染3人,织布10余户20余人),为及时抢救、保护和传承南通土布工艺开展大量基础性工作。2008年“南通色织技艺”入选南通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晋升江苏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0年成功入选国家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南通相继创立多家“南通色织土布技艺馆”,成为当地非遗传承与展教的重要场所之一。

南通土布纹样造型精美秀丽,构图严谨大方,织造技艺精湛,民族特色鲜明,凝聚了劳动者质朴的审美情趣和高超的艺术才华。作者遍访近年来不断复兴的各地民间土布织造,无论是陕西的农家织绣、河北魏县的土纺土织、山东博县的老粗布床单,还是贵州的荔波土布、山东的现代鲁锦、苏南乡村的零星江南土布……它们或流于简单粗砺、彼此重复,或精于一方之巧,难成大观。能够汇集四方技艺、传承古今精华于一地者,唯有南通土布。南通土布中的提花织毯技艺是启海人独擅的织艺绝活。它与其他色织土布风格的根本差异,在于其精美的提花图案和亮丽和谐的色彩。较之南方少数民族以手工挑织为特征的黎锦、侗锦、苗锦、土家锦、布依锦等土布织锦的最大区别,南通提花织毯艺术表现出其复杂高超的多蹶多综提花技艺。它吸收古代织锦提花工艺,将木织机的脚踏提综由2片增加至8片、12片。穿综、嵌筘、织布难度很高。织布时织女一手制动筘夹,一手持梭投织;两脚左右移动,按序踩动8或12根蹶板,带动提综升降。根据机上图案色彩变化规则不断调换色梭,从而使布面形成规律性很强的几何纹样。这些布通常用四至六色织制。各种不同颜色经纬纱条,经过交织就形成线条粗细不同,色块面积不等,几何图形各

异,虚实变化有致的斜纹单元纹样组成的连续图案铺满布幅。启海织女尤擅长突破工具和工艺的制约,利用经纬交织与提花、织锦技术的交替使用,简朴中蕴涵丰富,格律中体现变化,形成别具审美价值的启海风格系列的提花织锦土布(见图6)。南通启海棉乡传承至今的土布提花织造技艺,它所采用的8蹶8综、12蹶12综的多蹶多综提花技术,以及被村民们称之为盘子花(皮球花)、葡萄纹、双喜布、百字被等古老织物纹样,这些精湛的手工提花技艺,与元明时期以“综线挈花”为特色的江南棉纺织提花技术一脉相承。笔者近年来田野考察和实地土布征集所印证,黄道婆时代所创设的以“错纱配色,综线挈花”为特色的成熟染织技术,以“折枝、团凤、棋局、字样”为经典纹样的唐宋遗风,以“被、褥、带、巾、帨”为传统品种的元明习俗,都在南通的启东、海门棉乡留下了深深印痕。



(a)双喜皮球花纹样



(b)提花蝴蝶纹



(c)提花葡萄纹



(d)提花梅花纹

图6 部分典型纹样

Fig. 6 Some typical patterns

500年前的精湛棉纺织技艺所以能幸存至今,究其根源,源自江北沿海棉乡海门人数百年沿袭不衰的耕织传统和古老纺织习俗;更源自海门人祖先早在明清之际就开始的一次次跨江迁徙。作为江南移民后裔,他们定居江北从事耕织生产长达7个世纪,并已形成以江南农耕传统为特色的庞大的特殊移民社会群体。这是南通能够保留下来完整的手工棉纺织技艺和悠久的耕织文化习俗的根本原因。通海地区的民间手工棉织技艺成为我国800年棉纺织技艺唯一完整保存至今的杰出代表。南通色织土布技艺能够一举入选国家级非遗项目、并且在我国“传统棉纺织技艺”中独树一帜,正是依据了这一独具深厚历史渊源和独特工艺传承的地方纺织传统优势。历史曾经选择了南通,为我们今天保护、研究、传承中国手工棉纺织技艺这一宝贵文化遗产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4 结语

以民间工艺为主的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面临着极其严峻的形势。在全球一体化浪潮冲击下,人们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发生了根本转变。曾经与民众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的老土布及其相关工艺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远离了人们的生活与视线。南通民间残存的传统纺织机具,经过30年的闲置不用,绝大部分已经毁弃;民间收藏的土布,无论数量及品种都已锐减,历史流传中曾经出现的精伦纹样,有些已经失传,一时很难恢复再现;老一代织手纷纷故世,即使20世纪七、八十年代学艺的织布新手,如今也都迈入了老年之列,对此项技艺接续困难。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是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是人。作为一种精神活动与技艺传承,

“艺在人身,人亡艺绝。”南通土布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南通地方经济发展史、生产科技进步史和民俗文化演绎史。因此,南通民间土布染织工艺同样面临失传的严峻威胁,若再不抓紧传承人的培养与接班,不再进行手工纺纱、织布与植物染核心技艺的及时抢救、保护、研究、整理,以及与手工纺织生产相配套的传统纺织机具的保护和复制,这一延续千年的纺织技艺同样可能濒临灭绝的危境。南通土布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江海文化中最具广泛性、代表性与典型意义的历史传统文化,对其进行研究、保护和传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 [1] 林天龄. 光绪通州志·序[M]. 刻本. 江苏:清光绪通州志,1876.
- [2] 姜平. 南通土布的历史渊源与贡献[J]. 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4(2):84-86.
JIANG Ping. The historical inheritance and the contribution of Nantong homespun[J]. Journal of Nantong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2008,24(2):84-86. (in Chinese)
- [3] 钟江修,顾馨. 嘉靖庚寅[M]. 刻本. 江苏:明嘉靖通州志,1530.
- [4] 清乾隆. 直隶通州志·习俗[M]. 刻本. 江苏:清乾隆通州志,1754.
- [5] 张渊,王孝俭. 黄道婆研究[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
- [6] 顾清. 松江府志卷五“土产”[M]. 江苏:明正德四年刊本.
- [7] 吴承明. 早期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外部和内部因素[C]//严学熙. 论张謇.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164.
- [8] 余仪孔. 解放前南通商业发展[J]. 南通文史资料,1996(1):724.
YU Yikong. Commercial development in Nantong before liberation[J]. Historical Data of Nantong,1996(1):724. (in Chinese)
- [9] 林举百. 近代南通土布史[M]. 江苏:南京大学出版社,1984:211.
- [10] 王其银,李春涛. 青墩考古[M]. 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
- [11] 陈佐. 通州土布[J]. 东南文化,1994(5):27-32.
CHEN Zuo. Homespun of Tongzhou[J]. Southeast Culture,1994(5):27-32. (in Chinese)

(责任编辑:邢宝妹)